

张铎 著

NAN XING WANG SHI

男性往事

——诊疗室医生手记



作家出版社

男性往事

——
诊疗室医生手记

张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性往事:诊疗室医生手记 /张铎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8

ISBN 7-5063-3301-5

(文华作家丛书)

I. 男… II. 张…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4869 号

男性往事:诊疗室医生手记

作 者:张 铎

责任编辑:那 耘

装帧设计: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印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0 千

印张:8

印数:001-2000 册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301-5

定价:1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清夜扪心	1
趣味老伴	12
患难夫妻	18
岁月如梭	32
重任在肩	52
广告风波	61
特殊病人	70
无端疑虑	78
少不更事	86
富余人员	94
揭开谜底	105
漂亮姑娘	117
上任伊始	132
弯曲的人	150
小可大夫	161

铅粉奇案	170
考核之前	196
半坡轶事	214
诊所初开	232
“非典”疫情	243

清夜扣心

“治疗男女不育不孕症，如果仅仅接受现代医学知识，而不精通祖国医学，那可不是明智之举啊！”这是吴老中医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还时常萦绕在我的耳际。

中医中药这门学问，真可谓博大精深。单靠念上几年经文，而没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要没有名师指点迷径，弄通那“阴阳五行”、“君臣佐使”、“辩证施治”还真得大费脑筋。它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可谓大相径庭。因此，也就在我已接触男科诊疗之前，曾一股脑儿地想拜中医名家为师。在我费尽周旋，打通了医院总部的各个关节后，终于被获准在吴老中医旗下学习的机遇。

这位吴老中医，已经是医院里的元老了。据说，自医院总部最初的合作医疗阶段，就有这位吴老中医的位置了。当然，那时的吴老中医不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医龄上，都谈不上一个“老”字。而如今却真老了，年纪已八十有余，“吴老”的称呼也已成为一个地区中医巅峰的代名词。事实上吴老中医，还是被医院里请出留用。早些年还是满负荷上班，后几年医院总部的领导，还真怕他在身体健康方面出问题，也就让他一个礼拜上三个半天的班，并可根据气候冷暖

的变化，由吴老中医自己来安排上班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我师承吴老中医的那阵子，正好是在夏季，那时空调这东西还没进入医院，因此吴老中医上班的时间也都安排在上午。上午相对要凉快点。后来，我回忆起医院总部为什么会批准我师承吴老中医的请求，我专心于医术是一回事，可能多半还是为了让我能在跟随学习的同时，在吴老中医上下班的路途上照顾一下。这一点，当时就任医务科的黄主任，就特地找我提了个醒。

吴老中医有一只腿脚不便，究其原因，是他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在他中年时期就有拄根拐杖的习惯，到了老年拐杖已经是不能离身了。吴老中医走路时表现的一瘸一跛、以及拐杖触地发出的“嗵嗵”声，在别人看来更增添了名老中医那雅致的风度。吴老中医身材瘦高，脊背微驼，面容清癯，表情谦逊，显示出一股老中医的神秘和矜持。

吴老中医就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二楼，距离门诊部大楼也只有几百米的路途。我从师承吴老中医的第一天开始，只要遇到他上班的日子，就会提前一个小时赶到他坐诊的诊疗室，把里面的卫生重新打扫一遍，然后再匆匆赶往吴老中医住的宿舍二楼，在门口守候吴老中医出门。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我清楚许多老中医自小习医的一番经历。在那个师徒承袭的年月，徒弟想要从师傅那里获得医学知识，独立行医门户，出自己的名气，赚满腰包的钱，就必须经受三年跟师、三年抄方、三年帮师的煎熬。而其中的三年跟师，是要帮师傅干许许多多的家务活，包括倒屎倒尿、带师傅的孺子。师傅当然也是以此来考验徒弟的耐力和品行，来甄别可教诲的徒弟。因此，能不被师傅借口中途辞退，留下来熬出道的徒弟自然也是少数。虽然那时我并不十分清楚，吴老中

医究竟是学徒出身，还是科班出身。但我一心一意想着能从吴老中医的言传身教中，学会把握阴阳、晓其真谛。所以我也尽量在一些事情上，使自己做到对吴老中医尊敬有嘉。

吴老中医在生活上是很有规律的，从他出门准备上班的时间看，是很难用分钟来定时的，而是要用秒钟来计算。当吴老中医很准时地把房门打开，守候在外面的我，便上前几步搀扶住他。而吴老中医对我搀扶他下楼，并没有反对的表示，只是到了楼下的平路上，他会用他被搀扶的那只胳膊的肘部，不易被人察觉地向后推掇，表示出抗拒。一旁的我自然也心领神会，搀扶他的手虽然离开了他的胳膊，但搀扶他的动作仍保持依旧，似乎是在尽我守护神的责任。

往门诊部的一路上，吴老中医和我从来都是保持着缄默，就如同两头往前方寻觅草场的牛，只是一股脑儿地往前移步。一旦到了门诊部，穿过已早早排了队的候诊病人，进入到宽敞的诊疗室，吴老中医便会把手中的拐杖很快依靠在墙角，并用一块准备好的纱布，迅速轻拭他的诊疗桌面，随后又撕下一页处方纸，反面铺在脉枕上。我一见他在椅子上坐稳，就示意坐在门口的值班护士开始叫号……

这次已经是我跟着吴老中医的第五个坐诊日。当护士叫了号，应声走进来的是一位三十几岁的男子，中等个头，人长的白胖。是位初诊病人。吴老中医首先让他伸出左手，示意他放在垫了处方的脉枕上，然后便轻轻地将自己的一只手触到了患者的手腕上。吴老中医不论对待复诊病人，还是对待初诊病人，其中有熟稔的，有生疏的，他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看起病来更是聚精会神。在一步步进行诊断病情的同时，时常还会对我轻声吐露出一句中医理论中的经典。

“男人取气分脉于左手，女人取血分脉于右手……”

随着吴老中医的话音落下，我会迫不及待地将传教的话语，一字不漏地记录在已准备好的笔记本上，以待领会和探讨。本来按照平时的要求，是我给吴老中医抄好写在病历上的处方，从中来研究吴老中医的辩证用药，掌握其中蕴涵着的药理药性。这回我刚刚记录好收了笔，吴老中医却对我说：

“你来摸摸他的脉……问好病史，开个处方给我看看。”

“好的。”我便十分感激地应承，并让这位男性患者坐到我的诊疗桌前。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位患者流露在表情上的不情愿。而吴老中医这时却这样补上一句：

“别看他年轻，和我是一样的。”

我便因为吴老中医的这句话，挺直了身板。我翻阅了这位病人带来的原始病历和化验单，证实他患有男性不育症；我又捉摸病人的脉象，询问病人的病史，书写了门诊病历，在处方上写下了药味。然后我站起身，将我写好的门诊病历连同处方，就像小学生给老师交作业，送到了吴老中医的眼前。吴老中医接在手里看了看，就提起笔来，在我写的处方上划掉了两味药，递回来让我重新抄一遍。我看到吴老中医在处方上划去的两味药，一味是泽泻，一味是茯苓。可能是我对吴老中医划去的这两味药，太沉浸于思考和研讨当中，导致我抄给吴老中医的处方上竟出了错误。吴老中医只看了一眼，就很快沉下脸来，自己提笔把我写的处方根抄了一遍。当男性患者从吴老中医手中接过处方的瞬间，先前凝结在脸上的愁云消散了，向吴老中医道了声“谢谢”，便匆匆离开了诊疗室，取药去了。而这时的我，看着吴老中医略带责备的眼神，心中就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因

为，也就在吴老中医抄我那张处方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我把用量 10 克的法半夏，由于笔头拐的太利害，字迹竟形成了有如 70 克的嫌疑。我还分明听到吴老中医发出的这样一声叹息：

“用药如用兵啊！”

由于这一疏忽大意，使我倍感到一种内疚。我也很想给吴老中医解释清楚，承认不是。可是一直到这次门诊忙碌过后，将吴老中医送回二楼的家中，我都没找出一句自认为是恰当的话。因为这件事，吴老中医还会不会继续接受我这样的学生？郁闷扰袭着我到了晚间，我正在内科住院部值夜班，外科住院部的谢医师来找我。

“哎，听说你近来在‘吴老’那儿取经？”他认真的问。

“不错。”我点点头。

谢大夫用手扶了扶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宽边眼镜，又带着几分神秘的模样问我：“传说‘吴老’不用导尿管，只要用针灸，就能使手术麻醉未醒的病人排尿？你掌握了没有？”

“还没有。”我坦白地说。但又觉得谢大夫来的蹊跷，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就随口反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么？”

他抿抿嘴，告诉我：“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股骨颈骨折病人，上午用全麻打了钢钉，由于麻药用量大，手术时间长，引起了尿蓄留，交接班的医师已经先后给他用导尿管导了两次尿啦，可过一阵麻药还不缓解的话，还得导尿。所以，我想到了你。你要从‘吴老’那里学到了这一招儿，我这会给你开个会诊通知单来，去派上用场。”

谢大夫看我摇摇头，便聚着眉头，不无失望地转身离去了。就在谢大夫的背影即将在走廊的另一头消逝的时候，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还不到九点，便突发奇想：何不借此

事，到吴老中医家去一趟呢？由于在病房里的原因，我压抑着嗓门，把谢医师叫住。

“哎，谢大夫，你尽快开个会诊通知单来！”

谢大夫站在走廊的另一头，先是一愣，随后往他的外科住院部的方向，拔腿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一张十六开的《会诊通知单》，很快就被外科住院部的一名护士送过来了。在没接到通知单之前，我心里还真为自己的冒失决定打过退堂鼓。当我接到会诊通知单，心里就如同鸭子被赶上架的滋味。我脱去工作衣帽，踏出内科住院部的门坎，沿着医院里开出的小径，沐浴在明亮的路灯下，朝不远处的宿舍楼疾步走去。一路上，我还为自己冒出的这份勇气，而收肠刮肚地寻找一点开脱的理由——从年纪愈大，睡眠时间愈少的规律推算，吴老中医这大把年纪的人，绝对不会这么早就寝；据说老中医都会气功，练到体内真气大盛的功夫，是可以几个昼夜不睡觉的……

我很快来到了吴老中医住的宿舍二楼。在紧闭着的房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自己激动的情绪，才尝试着掀响了门头上的门铃。随着屋内门铃那歌声般的鸣叫，房门先是打开了一条缝，随后全部敞开。开门的是吴老中医膝下二十来岁的孙女，生的圆脸儿，梳了一头干净利落的齐耳短发。我们曾经在医院里照过面，我也知道她是市内妇幼保健院的一名护士，平素吴老中医在家中的生活起居，还多亏了这个孙女的照料。而她也应该知道我，但我还是看到了她有些吃惊的样子。

“你好，你有什么？请进吧。”她犹豫不决地把我让进了客厅。

在客厅里，我还没坐下，就听到屋里有躺椅发出一阵轻

微的“吱呀”声，随后传出吴老中医那温和而又低沉的嗓门。

“吉安，是谁呀？”

“吉安”是吴老中医孙女的名字。

“是张大夫。”孙女回答。

“我就不出去了……你让张大夫来我房间坐吧。”吴老中医对他孙女说。

孙女撩起一块通往里间卧室的蓝色门帘。我顺着撩起的空间，首先看到吴老中医此时正仰躺在一张靠桌旁的躺椅上，桌子前有一盏带罩子的台灯。见我进来，便将手中握着的一本发黄的书，抬手慢慢地放在桌沿，就又两肘用力，一双脚从一张方凳上移到地上。

“您躺着，您别起来。”我马上上前几步，摆了摆手。

“也好，我不起来。”说着，他又将眼睛示意他的孙女，“你给张医师搬个凳子。”

我转身接过他孙女递来的凳子，轻轻地放下后坐在上面。

“我想你这两天一定会来坐坐，没想你会来的这么快。”吴老中医首先发话，语调里饱含着一位长者的亲切。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一时愣在那里，把来时想好要说的话，也忘到了哇爪国。

吴老中医见我呆呆的样子，就又眯着眼睛问道：“你知道上午对那位不育症的患者，为什么要去掉那两味药吗？”

我稳定了一下自己倍受感动的情绪，回答说：“我查了有关书籍……这两味药都有增泄的功能，而这位患者恰恰又患有‘早泄’。”

吴老中医在躺椅上满意地点了点下巴，说：“这患者的

脉象弦而很滑，痰湿重，被你琢磨的很对，用药基本合理……”

“可我……”本来我是要提那70克法半夏的事，却被吴老中医打住。

“我知道你一时疏忽大意，但这不能作为理由。”吴老中医说着，就招呼这时等在客厅里的孙女，“吉安，你进来，帮我把夹在《内经》书里的一张写了字的纸，拿给我。”

孙女应声进来，在桌子的另一头的一摞书里，取出了已用毛笔写了几行字迹的纸张，递给了她爷爷。吴老中医接着又递给我。我双手接过，捧在手里一看，原来是吴老中医用他擅长书写的仿宋体，写了一首四行小诗——

谈何容易话工医，
事系安危笔一支；
清夜扪心需自省，
邀功避过应细致。

我反复吟咏了几遍，似乎有一股滚动的暖流滋润着我的心田。我又一次被感动得无法倾吐内心的话语。耳边却听到吴老中医这样说：

“给病人看病，要百倍的用心。病人的喜怒哀乐，都显示出我们仁技的高低。我写的这首诗送给你，以求共勉。”

我深有领会地频频点头。这时我又想起了我来此的另一项任务，便将一张《会诊通知单》拿了出来。

“外科给我发来了一份会诊单，他们科里有一个因骨折手术后的病人，出现了尿蓄留，想让我帮助解决一下……我想来请教您？”我解释说。

吴老中医静静地看了我一眼，沉默了片刻，便抬了抬上翘的下巴，朝客厅说道：“吉安，你把我的外套和拐杖给我拿来。”

“您……”我感到吃惊。心中有一种惹了大祸的感觉。

躺椅发出了一阵重重的“吱吱呀呀”声，我出于一种歉意、同时又出于一种义务，帮吴老中医站起身来。站起来的吴老中医，一边在他的孙女帮助下穿好外套，嘴里还一边这样说道：

“因时治矣，因病治矣，因人治矣。为医者，千万不能人云亦云，凭空捏诊，否则会贻误治疗的时机。”

医院的夜晚，相对于忙碌的白昼，更充盈着神秘的宁静。我和吴老中医沿着我来时的小径，匆匆地行进，道两侧排列着的幽深清新的树丛，被步伐送到了身后。有一阵子，吴老中医的拐杖，在碎石铺就的路面上，发出比平时愈加清晰而又有节奏的脆响。

当我和吴老中医来到外科抢救室的时候，抢救室的门外早候着几个人。有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也有穿深色衣服的病人家属；这其中就有那位“点了导火索”的谢大夫。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走进森林迷途的焦虑和企盼。

抢救室里灯光通明。在一张病床上，平躺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患者；病床头还竖立着一架氧气瓶，一根氧气皮条深入患者的鼻孔。吴老中医走到病床前，伸出一只手开始为这位患者诊脉。诊完脉看了舌象，吴老中医就又接递给他的病历，认真地翻阅了一会。随后又让我给患者诊脉、看舌象、看病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明明看到患者在一阵阵喘着粗气，而脉象却显得细弱，舌苔也见一层薄薄的白霜。

这时我感觉到，吴老中医正在一旁用一双询问的眼神看着我。我认真思索后，说：

“外部体征为实象，而脉象、舌象却为虚寒。治疗上应考虑‘舍证从脉’，用温热法。”我见吴老中医对我的回答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我心中感到搬去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我又见吴老中医用十分客气的口吻，对站在不远外的患者家属说：

“请你们去弄一撮韭菜、一个红皮鸡蛋和一只白瓷小碗。”

病人家属闻说，便分头出去了。而我此时的心里，却忖度着吴老中医就要施展出怎样的治病妙招；由此带来的神奇疗效，又会怎样让满堂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惊叹不已。

一撮韭菜、一个红皮鸡蛋和一只白瓷小碗，被以很快的速度给分头取来了。只见吴老中医首先把韭菜放在小碗里，用一把止血嵌将其捣碎，然后把鸡蛋打开，箅出蛋黄，又把蛋青与韭菜一同搅拌成糊状，敷在病人的小腹部。以上这一切都十分熟练地做完后，吴老中医很快又从盛医疗器械的方盘里，取出一根三寸长的银针，在病人肚脐眼的下方，与敷药上方间隔的部位，先用酒精棉球擦拭着消完毒，便麻利地一针扎了下去。我在一侧定睛瞧着这一切，发现吴老中医运针的手法为补法。吴老中医操作针灸的时候，整个人似乎都沉浸在其中。但随着施治的一分一秒的过去，病人并没有出现排尿的现象。这时，吴老中医紧皱的眉头，瞬间出现了一丝凝重，但又很快地散尽，他一边迅速抽出手下的银针，一边用考问的眼神看着我。我心中一时变得有些紧张，依据学到的中医理论知识，再根据温热法的治疗原则，我脱口说出五个字：

“用艾条熏疗。”

吴老中医的面部透出一股喜悦：

“很不错！”

在艾条的熏疗下，病人终于排出了尿液。

与吴老中医离开抢救室，走在返家的路上。遥远的天边已露出一抹醒目的晨曦，映现出的光芒，使人感受到一种天地的豪壮和神圣。

和吴老中医回到家中的时候，他的孙女还在客厅里守候。吴老中医并没有急着让他的孙女送客，而是被搀扶着坐在客厅里沙发上，吩咐他的孙女端来一盏古色古香的碾池、一只手指粗细的狼豪、一张八开的宣纸；挥毫又写下了一行墨迹——

皓首余年未停息，
日间治病夜间思；
平生求得功圆满，
扶正除邪应及时。

吴老中医后来成了一位百岁老人。从他的身体先天条件来分析，那是绝对难以想象的。他完全是携着那份对中医学事业的追求、对人的关爱，走过了他幸福漫漫的人生路途。有关他的故事，我将会认真地为大家续编。如果哪位读者，有需要早日了解的什么细节，请爽快地提出来，我会毫不吝啬地为您倾诉。

趣味老伴

我称呼“余老坯”这个绰号是在以后，开始时我都称他为“余师傅”。

余老坯到我男性病诊疗室看病的那天晌午，窗外的上方是阴沉沉的天。有一阵子，从天上悠然飘下来的细雨，跟抽丝一般。在我的记忆里，余老坯穿着肥大的深色上装、深色裤子，脚踩一双旧了的牛皮鞋，一眼看去是个大块头身材；年纪已有六十出头，厚实的脊背微微隆起；头发稀疏，却未见一根白丝。由于他来时没打伞，头发梢上沾着明亮亮的雨珠，两肩都显得湿漉漉的。

“医生，我要看病。”

余老坯满脸愁容走到我的诊疗桌前。

我示意他坐下，问：“哪里不舒服？”

他左右瞧了瞧，用手指了指下面，木讷讷的告诉我：“我那玩意儿不行了。”

“一直不行吗？”

“以前都很好，就是这两个月不听话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带着哭腔。

我点点头，将一个小脉枕推到他的跟前，让他先把右手腕搁在上面。我再将三个手指轻轻地放了上去。经过轻、